

公是集卷五十

宋

劉

敞

撰

文

鄆州謁廟文

維年月日起居舍人知制誥知鄆州軍州兼勸農羣牧使京東西路按撫使劉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天齊仁聖帝某受朝命來守茲土四履之內山林川澤苟民所瞻仰者皆得以禮秩祭而況岱宗乎故躬執豆籩進見廟貌神亦昭于厥誠大庇下民尚享

鄆州禱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東岳天齊仁聖帝某初署政周詢民事僉曰春夏閔雨至于六月非不雨也下雨而不甚此乃春秋所記聖人所憂故祗祓厥身分遣有司將以吉日丁酉乞靈于爾大神未及厥期而雨三降豈謂至誠能昭于天惟爾大神實監其衷曷敢隱神之賜使人不聞躬執祀事以彰靈德神亦顧哀下民永終厥惠尚饗

秋賽諸廟謝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告于某神曩者自春不雨至于夏六月毛澤將竭人力將盡神惠而福之優之渥之長之育之爰及秋成遂以有年恭薦常事以答靈德尚饗

謝雨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特羊之具賽禱于太一湫之神乃者天久不雨百姓恫恐用乞靈于爾有神顧哀下民鑒其至誠惠厥所求浹辰之間既優既渥既霑既足歲庶幾以登民庶幾以安吏庶幾以免責山

公集卷之三
川社稷上下之祀庶幾以無乏敢不薦陳茲芬以答明德尚德

禱雨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官屬恭禱于某神曰天子憂閔元元數下詔令並遣使者則勸耕務穡亦惟是上下空匱無以供億百神之故今天弗雨毛澤竭矣大懼無以庇民事神不敢不請惟爾有神克相天子敷惠于下下民其康神以永享牲幣不敢愛罪戾不敢祈惟爾有神鑒之

謝雨文

旱氣爲虐神能已之百穀將瘁神能起之民將困于食神能濟之吏將負其殿神能庇之敢不備苾芬新潔以答靈德

祭帝堯廟文

昔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然當時之民猶無能名況累千歲之後有窺至德者乎百姓區區奉事廟貌某也守土敢不進見

舍人院爲中書作祭土地文

伏以五祀之神莫尊中霤三公之府爰設種祠今茲土氣含收天明昌作于國俗有賽禱之舊顧人間仰司察之靈恭敬苾芬肅瞻廟貌神其鑒善記惡佑直糾邪毋誤聰明永享祈報尚饗

告城隍土地文

某也守土之臣方將宣布朝廷之德惠茲黎庶罔或不若惟爾有神克相其志尚饗

祭勾芒文

今茲立春農事將興爰出土牛曉寤耕者惟爾有神克相黎庶是顧是歆無有後艱

賽祝文

今茲風雨協序疵癘不作昆蟲之災他邑頗甚犬牙相入不及此邦歲以有成人受其福此皆神之賜也守土何功刲羊索豕潔陳鼎俎簫鼓畢具馨香上達以告民樂以揚靈德祗祗嚴嚴無敢貳請尚饗

蔡州秋賽祝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某神往歲大旱道殣相望賴天之仁與神之賜風雨適時百穀順成民

以安其居吏以守其業不敢忘德恭薦苾芬以答靈貺
以興嗣歲尚饗

禱炭谷湫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節度推官王伋以清酌時果量
幣恭禱太一湫之神今茲仲春農事方興而天久不雨
生物歉然勾者不盡達萌者不盡出百姓新懼旱災衆
心恫恐某也上無以佐天子施德惠下不能存鰥寡平
政刑和氣并隔罪戾是懼惟南山雍州之鎮惟神南山
之靈足以興雲致雨紀綱天下惠而澤之使百穀奮興
物不疵癘豈獨守土之吏免于罪而已其亦俾茲下民
丕承靈德永享無極敢告

禱湫文

年月日某官某云云恭禱于某神歲既單矣上者宿麥
未秀下者嘉穀未布百姓喁喁惟雨之望是用乞靈于
爾大神詩不云乎有滄淒淒興雨祁祁無使鰥寡重困
吏嬰其責尚饗

二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府屬申禱于某神某所以乞靈神

卷之五
五
湫者以百穀闕雨也自癸丑至己未七日之間而四得
雨神之貺則厚矣然而潤澤猶不足民心猶不寧故復
少留神輿當滿十日願神終賜之俾黎民庶充其所望
永庇休祐敢告

三

某爲百姓祈年恭謁神湫自六七日至于旬時雖常得
雨而潤不足神豈忘我民哉殆守土之人德薄誠淺無
以自媚于神也雖然百姓乏困則將不能事神神失百
姓亦將亡其依歸願神有以哀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斃思不敢淹留以褻神貺其亦使甘雨時至
毋困我民

四

自春至于秋七月凡三請雨矣賴神之惠罔不響答今
時禾稼被野苗者待秀秀者待實而雨不降民心嗚嗚
無所歸命不敢不重以告古人有言曰狐埋之而狐搯
之是以無成功惟爾有神顧哀下民無乏常祀

謝湫文

前日某憂旱甚故遣從事乞靈于爾有神蓋灼之也以

甲子始至雲氣回復載暘載陰若有憑依乃丁卯旦卒
 獲嘉澍宿麥賴以復全秋稼幸而就藝豈某淺誠能有
 感通繫神之明不忘下民恭薦芳潔丕昭靈德天旱宿
 麥將槁秋稼未布太守政刑放紛誠志淺薄故至于是
 賴神之惠膏雨沾足不敢久留神貺率僚屬拜送惟爾
 有神永庇下民尚享

春祈諸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某神曰協風既至
 百物奮作故擇吉旦以迎休祥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
 行將蠲其祆災俾無乏祀百姓之願也有司之幸也不
 敢不告尚享

謁諸廟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庶羞清酌謁見某神某始署政
 謹循舊禮封內之神敢不恭事洋洋在上明明在側薦
 此令芳以答正直

弔海文

有序

襄賁之城在淮上東走大海八十里余日夕登
 焉美其壯觀可以為賦而土俗無足語者又悲

前世君昏政亂而賢者往往自放于海恨不出
于今世使效能事職也乃爲文弔徐衍而下四
人以舒吾懷亦楚辭招魂之意矣

北望滄海兮哀逝者之如斯陽旣赴而不反兮襄絕世
而自怡衍沈石以信邁兮仲連又辭貴而不爲嗟呼遭
世不幸賢智竄伏寧不足以自全兮誠恥羣乎貪俗黃
鵠之潔身而高飛兮知廁鼠之爲辱視九淵之潛龜兮
孰與夫太廟之孤犢易明夷之象兮貴于飛而欲速四
海豈其無君兮羌異心而同欲嗟乎彼茫茫之窮波也

上乎無天下乎無地長蛟巨魚狂搏貪噬卉服左衽逐
臭爲類言語不通衣服殊制非先王之故鄉胡爲久安
此顛顛嗟乎先生之意我知之矣上暗下塞是非罔詔
孰若晞髮陽阿之耀讒疾背憎人懷其憂孰若自放至
清之流行乎無朋言乎無伍孰若高蹈與世無覩是皆
先生之心已嗟東夷之溷濁兮孰有慕夫先生之所爲
誠自託于聖人兮名磨滅而無期胡生不辰兮曾不及
今之世也寬賢容衆兮得夫子之志也禮樂明備兮大
人位也胡今之望兮古反棄也嗚呼遠哉兮是可哀也

夫子之魄兮儻還來也

禱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再拜禱于天齊仁聖帝之神曰聞之于經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惟泰山爾今也天久不雨江漢之間十二都之地方數千里黍稷枯槁百姓顛顛無所控語執事之臣是以爲憂神苟卹而安之猶反手也生物將絕而神濟之是非仁乎濟物不窮配天之明是非聖乎則豈獨顛顛者鼓舞靈德終歲而已是明經之言者雖亘萬世可信而不可誣也敢告

揚州賽廟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城隍之神乃十二月晦某以自冬無雪愆陽爲災大恐害歲事以乏上下之祀用乞靈于爾有神惟爾有神實鑒厥衷其夕雨雪若響之答益之以霽霽旣優旣渥旣霑旣足小大欣欣罔不逸豫謹擇良日薦此苾芬以報靈德示人不欺尚

弔二岳生文

并序

今年有紹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受學者

勿舉之其受學者吏爲設員程日夜不休有疾
病慶弔輒書其日爲後按視當償之滿日如律
令乃可舉岳有兩生自下邑辭其親而來爲博
士弟子旣久告歸當渡洞庭時方大風不可渡
兩生畏失期而吏黜之遂渡溺死予悲其意而
弔之其文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爲孝也彼洞庭之天
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兮委死生其若
浮自古皆有死兮獨失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曾不得
其由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沈潛而不收父母悲子堂上
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徼幸之爲尤且
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子溺名小人死
利夸者沒權貪夫踣勢豈獨二子兮又吾以悲于今之
世競進之爲悅兮靜退之爲愚干祿之爲敏兮守節之
爲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喪軀昔重華之事叟兮
躬秉耒乎歷山之下受帝禪之不喜兮夫孰欣于進取
乘沅湘以南征兮吾知重華之絕汝生汎汎而無名兮
死惇惇而終古故君子審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爲爵

仁義爲榮不以貴故學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
奈何乎二生

祭梅聖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聖俞二十五兄
之靈曰乃者鄰幾病革君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咨嗟我
視君色異于他時自爲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信其中
猶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百辟相
趨敢或私臥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仆不能起
俗醫控搏以表爲裏中涸外乾翁翁如燬勢一大跌不
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曷云能已孰云
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生固人命豈曰吾
子獨天其性君之文學信于友朋君之孝友鄉黨是稱
仕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
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絕

祭觀文吳左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觀文殿學士左丞
吳公之靈曰嗚呼德不蚤服譽不素聞雖富且貴其猶
浮雲公起布衣望重一時鱗躍翰飛邈不可追迺謀惟

幄迺和鼎飪深識遠策四方爰稟曰剛曰柔奚吐奚茹
上弼下爭匪躬之故謝劇就簡以德偃藩所居而治小
大晏然帝曰徽猷惟汝予宜汝撫朕師于時西遷功業
未究以疾去位天又奪之人其殄瘁公昔臨蔡某備府
屬忘勢與年分逾骨肉意氣之感豈獨知音柱石頽矣
行道隕心陳此薄奠爰申我辭公歸不復云何其悲尚

祭天章許待制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天
章閣待制許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孝友克施其親強力
自喜敏于事君進退不懈赫然而聞始命漕輸西給京
師足食與兵外禦四夷十有二年積焉如坻功勞位尊
名優望充上意攸屬宜在崇近公讓莫居自請治郡淮
南朞月亦既有成改命浙東肅然治聲亟以疾聞歸居
海陵天不可問道不可豫孰是人斯至于大故自古有
死于公爲遽昔我先人薦公于朝意氣之感期以後凋
公今永歸孔音昭昭陳此苾芬以寫我誠莫哭于堂莫
弔于庭魂也不亡庶幾自聽尚鄉哀

祭崔侍郎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肴酒果蔬祭奠于故刑部侍郎致仕崔公之柩曰少壯從官耆艾歸政善始令終君子之慶公既蹈焉猶有不幸攜子弄孫采組光輝築室肆耕阡陌東西可以佚老不能嗇期歌也于斯哭也于斯九原無憾鄉黨實悲昔備外廷從公步武今守京兆接公壤土一日之雅忽焉千古春秋善鄰義不薄死由薦令芳以告惻楚尚饗

告伯父殯文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庭窆不復土虜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蓋古亦云不卽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誠

江休復祭文

嗚呼當今之時學不爲人仕不期通養不恥貧吾于鄰幾獨謂得之何辜于天而至于斯嗚呼哀哉君始遭疾物不甚治固曰吾命將有所制笑語作書命子後事其處壽夭可謂不貳某之得交從蔡汝南待我忘年不恥

不堪直諫多聞所益者三十有餘年若青依藍亦有出
處東西南北意氣之合常若在側亦有毀譽蒼蠅紅紫
議論之同流言以止君今永歸使我從誰伐木之感悽
其孔悲酌酒陳肴敘心以詞平生之歡從此而違嗚呼
哀哉尚享

胡因甫哀辭

冥冥上天固愛賢歟賢者則死何其偏歟生殺予奪豈
無權歟宜淑而罰獨不可遷歟謂物有其數其又信然
歟莫重乎生莫全乎壽莫美乎貴莫厚乎富人或逢之
子獨大謬鬼神虛無誰執其咎終孝且慈有志不就惟
彼惇惇令妻壽母是故悲莫悲于矢志禍莫禍于天生
痛莫痛于不嗣惜莫惜于喪情子皆懼之終身不平嗚
呼哀哉是可奈何雖有神知亦安以爲

公是集卷五十一

公是集卷五十一

宋

劉

敞

撰

家傳

先祖磨勘府君家傳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為彭城人西晉末避兵亂遷江南其後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城為望自廬陵遷新喻者曰遜遜生超超生達達生璠璠贈大理評事凡四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未嘗有顯者評事生禮部尚書諱式字叔度少有志

操好學問不事生產年十八九辭家居廬山假書以讀
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
業益精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
遺風禮部取士難其人甚叔度以明經舉第一同時無
與選者由是江南文儒大臣自張洎徐鉉皆稱譽之調
廬陵尉太祖平江南叔度隨衆入朝見于殿下黨類數
十人上一一親閱視察門皆罷遣獨叔度拜商水尉遷
絳州推官又遷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丞歲
終奏課倍前人太宗善之立召還對語便殿改贊善大
夫復出知利豐監是時初得并州又絕契丹和親誅靈
夏叛族邊費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擾民叔度通輕重以
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遷化居所以調
有餘不足便民贍國臣前在潭州見積茶成山或不能
泄歲久則皆焚棄今利豐監積鹽復益多有司無術以
御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據山海之源而不能用邊寇
小警蒐敝補敗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計也臣請
通茶鹽之利被之河北關中國可益賦而財用足上異
其言卽以驛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三司都磨勘

司賜緋銀魚自唐歷五代天下分裂百餘歲矣吳蜀交益荆晉閩越大者稱帝小者稱王其財賦自入不統天子有司及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國稍誅降太宗卽位閩越請吏入朝又定并州則天平始一統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籍相乘會計不分明吏因爲奸主者無由知叔度建請增置主轄等司以參校出入天子從之吏欺誣毫毛必察至今以爲便轉祕書丞涪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方事取幽州嘉其識去就厚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斷敵肩臂使叔度往諭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心服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澍雨尺餘國中大喜事漢使愈謹自陳國小齒下願執子弟禮叔度不許然所賂遺甚厚叔度亦爲之納還朝封上天子善之高麗通中國自此始也轉太常博士領舊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議于上前及所施行天下以爲便者不可勝紀奏對明簡天子聽之率常數刻居磨勘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勾院條領益精明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故天下稱之劉磨勘云改工部員外郎賜紫章服天子令閤門使擇善

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真宗卽位例轉刑部初李維清爲鹽鐵使其女壻盜用官錢數十萬吏畏維清不敢劾叔度發舉其事維清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司貪猾吏以欺枉爲生疾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常狙伺欲塗陷之太宗察其情每坐朝輒衆稱其材故毀不得入太宗崩真宗在諒闇吏因此告叔度事時維清爲御史中丞典治欲深致其文而吏所告皆虛反坐維清愈怒叔度旣辨卽出視事如他日維清乃諷吏劾以不俟詔入朝免官其年卒年四十有九叔度尚名檢好賓客所交游皆一時名人徐鉉張佖陳省華楊億之徒雖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億與石中立爲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書集祕府古書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者爲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以賜之非其人雖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爲榮自叔度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于朝每上郊籍田輒以赦令追寵其親以至今贈禮部尚書

行狀

宋故推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

參知政事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
食實封四百戶贈尚書左僕射王公行狀

公諱堯臣字伯庸其先太原祈人六世祖爲輝州刺史
唐季兵亂遂家焉今單州碭山是也後徙居宋虞城公
祖府君事親以孝聞其爲政興利除害多陰德嘗言曰
我世當有顯者及公生愛之曰此兒庶幾成吾言公舉
進士天子程其文爲天下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
年二十五矣天聖八年召試翰林改著作郎直集賢院
公考以事左官于蔡公亦請知光州以便親遷右正言

是歲大饑百姓不能忍死羣輩望屋而食或抵極法公
建言宜依荒政弛刑以全安細民朝廷用其議丁外艱
去職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賜緋衣銀魚又遷右司諫
郭后廢死議者不一而宦官閭文應方強用事公請獄
治侍醫左右無狀者爲朝廷除謗釋疑事雖不行物論
多之后猶在殯有司張燈合樂飭供帳望幸乘輿臨當
出公又言前以詔復郭氏位號則后禮不可闕觀燈非
禮之急毋使天下有間言者天子從之景祐四年以本
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

諸司庫務寶元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改尚書六部員外郎知審官院元昊畔西鄙宿兵公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言曰故事使者所至輒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初不及百姓自兵興三年矣政煩賦重小大彫敝今攻守未決宜因使者之出致勞來之意許以賊平蠲其租二年則人人致力而忘死矣朝廷嘉其意以敕榜付公是時賊馬出入鎮戎環州間官軍數不利士氣傷沮公按其地形易置將校調率民力皆因事授宜先行而後聞百姓便之還又言陝西兵亡慮二十萬分屯田路不足自守賊嘗三戰三勝者由以十當一也臣視地形涇原最可憂請益兵萬人屯涇州二萬屯渭州渭足以制山外涇足以控關中則賊不敢送死矣不然臣恐其乘虛復來潰決必甚又薦狄青王信种世衡劉昭孫等三十餘人可將帥先是好水之戰韓丞相爲招討副使以偏裨失律左遷知秦州而范文正公經略延州亦坐移檄讓元昊不先聞謫守耀州公至爲上分別兩人忠義智勇可大任不當以纖芥爲進退失士大夫心與宰相意迕持其議久之未卽行明年九月賊果如公策自鎮戎原

州以入敗葛懷敏之師數十萬衆乘勝掠平涼擊潘原關西響震自邠涇已東皆閉壁自守于是范文正公帥慶州之衆以出身自當賊衝賊由此不敢深入而議者乃以前公言之是復以韓范爲招討使置府于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公乘傳安撫涇原還奏曰陛下以邊事屬仲淹等而盛其備涇原誠得制勝之要賊必不敢動矣然軍貴神速不容呼吸願委以便宜毋令中覆上爲許用其言凡公再奉使皆喪敗之後所籌畫施爲便民益民以利易害成全勝之策者大體若此其細不可勝紀廢函谷關示以不外拒西土懷之罷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築德順軍張形勢之制省冗官黜無功事爲之慮皆極其當賊于此止不爲寇其明年因乞降矣初曹瑋守渭州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二頃教以耕戰使自爲守其後將帥親視之不善又稍侵奪之人人怨怒有言德勝寨將姚貴材勇爲衆所伏遂逼以閉城畔公適使還過之知貴素忠其畔未能固立自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死生貴恐懼畏服卽日將其衆開門出降公復爲申明約束使可繼守如曹

瑋之舊而去明年加戶部郎中權三司使既拜請自擇僚屬許之以張昱之杜杞等十五六人爲副使判官天下稱其材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言取民間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公持不許永和密使人致意曰公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上言因曰此衰世之事非平時可行且召怨而攜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上以爲然而度支副使林濰畏永和勢助之說甚力公廷奏黜濰議乃定川峽轉運司奏乞增鹽井錢歲十餘萬緡公固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兩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厚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上善其對公之行已謀國論議向正不可回以利類若此其治大計以知盈虛爲急有所調發常先事因利不暴中于民故能殖其財而簿書謹詳吏亦不得欺自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緡久不能償公居三年悉按籍償其負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以母老求解要劇六年正月拜承旨歸院兼端明殿學士充羣牧使明年丁內艱皇祐初免喪還翰林遷諫議大夫上祀明堂加給事中

受詔與陳旭等議茶法當時頗言其便三年九月拜樞密副使儂智高反殘十餘郡遂圍廣州公按舊事及地形利害調兵遣將上常是之賊平公策爲多又奏請略準唐制分桂廣潭宜邕爲五管重募土人增澄海忠敢等兵以省京師遣戍之煩邊備益謹而衛兵以不耗減至今便之樞府雖本兵然自中人宦官醫工伶師嬖習近戚之進退除用皆屬焉公在位六年持法守正以身當天下之務濫恩倖請一皆抑損教坊樂工不得補班行中人非有功不以爲三路鈐轄內侍兩省非年五十無贓私不以爲押班興繕土木之勞不以官爲賞班行百司失職之人其傷財而害民必再赦乃得用敘法皆定律令天子深倚賴焉而倖進者用此怨公至爲飛書以中傷之上察其情不疑而購爲書者甚急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張堯佐以女寵進至是復有旨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堯佐未嘗出京城無功勞不可假以相位由此罷三年進拜吏部侍郎八月二十日薨于位享年五十六公爲人雅厚信重以誠接物不修矯飾抗厲之譽士大夫以君子長者歸之其

與同列議事必依于正時有不合反覆劇切止于當而已不以獨見爲奇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衆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將薨呼其弟純臣曰授遺奏大旨以宗廟至重根本未立爲憂天子加愍惻焉親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以左僕射印綬明年某月葬未城縣敦孝原公凡所履歷典爲具是矣至他所領審刑院尚書省之類甚衆及累階勲開國號功臣又加以例進故弗論也娶丁氏封安康郡夫人三子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嫁試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在室公本以文學進至爲侍從典詔誥者十有餘年其文貴體不貴奇也有集五十卷藏于家愛樂士大夫稱爲知人所薦拔初若不審其後多赫然有聞嘗薦彭思永爲侍御史首奏抑張堯佐不得爲二府朝廷稱之右謹條僕射公世胄官簿行事如右請牒太常議所諡及乞銘于立言之君子以誌其墓伏惟加詳擇焉謹狀

王開府行狀

維王氏得姓于周靈王之子晉晉旣仙去而世人指其

族曰王家其後翦以秦將顯東漢有處士霸霸生孫甲
 徙居于祁自是太原王為著姓元魏時固為廣陽侯侯
 二子神念神感神念避亂南奔梁神感北事齊而其家
 故處宋鄭間子孫蕃盛至丕又徙開封陳留之通許鎮
 鎮後為咸平縣今為開封咸平人者公之高祖也世以
 貴雄曾祖太師公祖白中令公皆好義周急畜德不顯至
 考韓國公始任為江寧句容縣令後以公貴贈皆太師封
 大國追封曾祖妣李氏義寧郡太夫人祖妣張氏同昌
 郡太夫人皇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皇趙氏會寧郡太夫人
 李氏吳興郡太夫人公吳興出也少奇警力學能文詞
 天聖八年舉進士仁宗廷試以為天下第一時年十九
 拜將作監丞同判懷州改潁州以吳興憂去官繼丁韓
 國公憂居喪擢棘杖乃能起景祐二年服除改秘書省
 著作郎直集賢院建言朝享太廟祝文著后姓非是請
 止以諡別之廢后郭氏卒詔葬以后禮既啟敢天子以
 上元御樓觀燈公以謂春秋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公
 燕于寢杜蕢諫止之君子臣義且若此矧后生雖見貶
 而死被尊禮宜有恩也請罷元夕燈燕俟十七日遣奠

仍禁士庶聲樂三年充三司鹽鐵判官賜緋銀魚袋五年權同修起居注轉右正言寶元二年知制誥充北朝正旦國信使明年賜三品服判太常禮院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知審官院當三班院公言廣南幅員千里鄰控蠻獠而節制所總止桂廣二州邊阻勢離蠻或窺犯緩急不及事請倣唐制以東路之廣潮西路之桂容邕分五管以密援疏上不報其後十年儂智高陷廣州又二十年季正德陷邕廉欽于是人思公言而服其識明年充益梓路體量安撫使是時兩川荒饑公私凋殘既至奏蠲逋負闕官吏良否多所進絀之人大慰說蜀郡媪某氏多貲無子一孫才數歲媪意以貲厚其弟顧難于其婦乃詣郡誣婦不善撫吾孫願出之獄具公至立姑婦于庭置兒其間兒急趨母公曰豈不善育也媪伏誣狀又里民孫氏產刀鉅萬死而子幼其妻念門戶事請其兄經理之嫉者或告其畜禁物州用坐長法以徒當其兄且誣其妻不睦于夫常祀神呪詛將以義絕出之公曰良人已歿而妻以罪出甥家犯禁而舅爲共犯非禮律意聞見所無皆奏正之二事蜀人

公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夸以爲神明未還拜翰林學士慶厯元年知審官院明年同知貢舉契丹之盜邊常爲塘水所限是年春其使劉六符謂館伴賈文元公曰南朝塘灤何爲者也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時言事者亦請涸其地耕以養兵仁宗以問公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術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爲國先王所不可以已而祖宗之所以限敵騎也仁宗深然之其後神宗復嘗問之公對如是神宗曰正朕志也是北敵以王師問罪元昊故謀爲牽撓勒兵境上使六符爲不可得之求耳七月富文忠公再報聘旣行繼有詔附文忠以賜六符文忠疑國書與政府口宣及詔語或參差至中路啓書果異遂倍道馳還叩閣門請對公方攷試後殿仁宗急召諭之曰毋須同列往獨視之公歸院與文忠議一夕易其書詔大要以強中國絕後日牽制爲意前此敵書有太宗皇帝于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之語一時莫知所答公獨請問曰臣知其故因奏書云太宗嘗駕并郊匪謀燕壘于是貴國刺梅里求致書行在而反潛假其援兵旣交石嶺之

鋒遂舉薊門之役仁宗喜曰乃自有本末諭執政曰非
王某該詳故事殆無詞也十月敵泛遣蕭階來議事公
實館伴階因請爲我禁元昊犯邊而指在求賂是時朝
廷亦已厭兵矣及階行燕于班荆始詔公許階誠能約
束元昊則當班師可錄詔語付階公以詔書予之使常
得持以邀我非便但詳諭階而已還奏之仁宗善之曰
唐之回鶻恃功王室難制幾有之也轉起居舍人十二
月知開封府踰日都城肅然明年上元故事籍嘗爲盜
惡少每至是拘之獄公呼諭遣之曰倘更爲官得盜當

除爾籍皆拜而去五夜無驚三月以諫議大夫拜御史
中丞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意不滿不謝居數日除
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言杜審瓊太祖
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至宣徽使祖宗所以保后
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陛下名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
全安之欲報母后厚賜之可也兼判國子監請闢錫慶
院以廣學宮因請車駕視學夏文莊公經略西師久無
功移疾歸淮西未幾召爲樞密使公言竦無忠諫之節
專爲身謀當要重之任不深惟報効而以疾爲辭今遽

擢起是避事爲得計也無以厲世又入對極論之而仁宗未省遽起公引帝裾畢其說遂罷竦石介作慶厯聖德詩所頌一事也蘇舜欽子美監進奏院鸞鸞故牘得緡錢數千夜召朋友宴集客或爲傲歌有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云者公彈劾之遂坐黜又言中書樞密院總天下機務職分不明執政之臣勞而無功日五鼓趨待漏院閱文書以待陞奏退集議歸近已午數刻之間占書施行未既已逼再集講明日事矣酬酢有不逮何暇安危遠慮哉古所謂三公坐而論道作而行之謂士士大夫則繁簡固有節奏請以今事細例孰者歸之有司仁宗既用公之議升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后祔于真宗廟室因言藝祖孝章皇后嘗正位號而祀別室非是亦請升配時不見用至元豐中卒如公議李良臣陷于敵數年來歸議增六室復閤門故職公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爲賊俘實有罪今加賞敘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匈奴得還議當斬贖爲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得典屬國古之馭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效興國僧紹宗鐵鑄象妄言災福惑衆聚

財士女傾赴之以金銀器飾投諸冶中貴人督作宮掖
出貲佐之公以爲西師宿邊而財費于不急動士心起
民怨詔立還中使禁止之又言四月朔太陽當虧經典
所忌請罷游幸西苑諸后旣升祔賜羣臣帛有差以公
由翰林學士遷特命倍賜與學士等公曰不敢以臣廢
法屢敦諭訖不受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帥慶州以邊事
用度無藝軍費幾屈公累疏之遂宗諒岳州五年官伴
北朝回謝使六年春復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
三司使公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
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數坐食非計也三
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太原大名永興帥臣
各帶計置一路糧草是冬請補外改侍讀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知亳州改郾州明年三月轉給事中七月移澶
州明年拜尙書禮部侍郎坐舉張得一罷職是年河朔
大水民流亡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冬置帥公以本官充
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至則爲方略振哺全活甚衆
皇祐元年春復兩學士五月充永興路都部署兼安撫
使知永興軍七月改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十一月轉戶

部侍郎河東安撫使知并州兼本路計置糧草四年還朝知審官院充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判太常寺公在經筵每進讀必以古義反復勸上以傳當世之事仁宗于邇英閣置太原經著草顧曰宮中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公具對本末因曰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習日已微去五年知貢舉至和元年充三司使充回謝北朝國信使見敵主于混同江敵每歲春帳于水上置晏釣魚惟貴族近臣與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親酌勸公又親鼓琵琶以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之使還除宣徽北院使言者以公是行遇正旦使宋選于靴淀選與敵使爭不直公實與會即改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嘉祐二年移秦州羌族瞎藥木征晦廝囉連衡更出歲爲邊患公以威信誘服皆請吏修貢西境無事知河南府知定州八年英宗卽位拜兵部尙書治平二年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京師大水公上治平政鑒十篇大槩謂宜寅天尊祖慎威福判真邪愛民肅兵以答天誠神宗卽位拜太子少保遣中使李舜舉詔曰卿曾獻忠先朝今宜

有輔不逮者公約政鑒之義上聖政備覽十篇明年檢
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再任熙寧初西邊久無事而疆吏
產謀造端公極陳所以綏懷之者夏人果使橫山族殺
保安守將楊定繼遣使以其主諒祿訃至公請選勇辯
士詰取害定者羌果送之戮于境上而受其使未幾邊
將又遣兵攻羌境羌復犯我慶州我亦取其蒙羅兀古城公
知邊患未有艾也復上疏言章聖得潘羅支而繼遷之
患息仁宗得唃廝囉而元昊衰今橫山五族與吐蕃董
毡等衆族世受王命今宜以恩信深結之可得其用是
夷狄攻夷狄之道也又請按求唐韋堅裴耀卿水運以
實關中唐引粟江淮爲回遠今可漕太倉粟則比唐爲
易其言道路甚悉常因日蝕上天下形勢憂勤啓聖爲
政先後三論召還有大臣語公曰今大新百度能少默
當進矣公謝曰士固欲得位以行其志然未聞枉志以
求位也遂論新政謂青苗助役皆縣官漁利謂諸役法
困民惟衙前籍上米石使相助若可行以代吏祿然是
竭良民以養浮浪公于是不得留京師去留守南都四
年判河陽五年再判河南府八年還朝兼中太一宮使

言今天下兵分隸所謂三十六將臣觀其人皆鬪將而已倉猝當悞事又言國馬大事監牧不可廢交趾襲邕管罪不可赦宜募兵江湖使習風土便器械賦芻糧于荆閩則無勞費公懇求閒退章八上元豐元年檢校太尉南院宣徽西太一宮使賜金方團帶先塋得置寺皆異禮也歸居洛陽面辭陳天下利害有人所難言者自執政而下侍從館閣士大夫皆爲詩以美其行三年彗出西方詔求直言公上疏大要以愛民省事爲本願振滯淹伸冤枉蠲逋負秋大享明堂詔入陪祠旣畢事召對曰非門常須舊德而卿故治也當再勞臥鎮之又屈指數曰某年召卿歸矣時三路籍民爲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爲盜賊百十爲羣州縣不敢以聞公極論其弊謂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業所以使爲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爲大盜可憂願蠲裁下戶于是主者指公沮法異國論公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爲盜也六年三月拜安武軍節度使再任八年三月今上卽位拜彰德軍節度使公再至魏前後求退章累上不

許七月寢疾詔遣中使挾國醫臨視二十三日薨于府第之正寢訃聞兩宮驚悼遣使慰卹賜予甚厚又朝中貴人護喪歸洛以開府儀同三司告其第公儀觀端秀動容步武皆有規度語韻如鐘于書無所不觀博雜涵茹而折衷于孔氏爲文章渾厚清偉尤長于比事儷辭平生奏章皆自爲之至老不以屬人對賓客喜清談論文誦講古人詞章及國朝典故少遭天下無事仁宗嚮意經術獎用文學士公翺翔出入論思謀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指切權近發明時政無回隱侃侃諤諤白首逾壯故逮事四朝多見納用而眷遇深渥在朝廷清塗要地踐履周遍外之名都大鎮多再至者所至首訪民所同患所同欲廢舉之專以愷悌之情與人休息人是以安樂之去而思之深也兩蜀魏定皆立生祠士大夫皆曰王公之志雖不得坐廟堂行之然內外五十餘年凡詔告于上設施于外其及物者蓋多矣累典貢舉遇士有大體號爲得人公少喜道家說其于頤生練氣蓋有自得之者故年益高神明益彊臨終且索筆草奏求輿疾歸洛奏成而目瞑詞氣不亂或泣于傍猶搖手止

之兄弟十人從子孫衆多以公官以公嫁者數十人疎
 族寒士有謁必厚之薨之日橐無餘貲而孫猶未有官
 者公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之女追封平樂妹封和義郡夫人子男七人未名而卒者四人仕而卒者
 二人曰正甫奉議郎曰端甫大理評事次曰晉明今爲
 承奉郎女八人在室而卒者二人嫁朝議大夫程詞恭
 朝奉郎任公裕孫亞卿而卒者三人今二人之壻曰節
 度推官石崇彞宣德郎呂希亞孫男七人秉文景文並
 承務郎敏文假承事郎賁文尙幼餘早卒女三人曾孫

男女二人公所著內制外制集各五卷奏議十卷文集
 七十卷王氏世葬開封府開封縣之蘇村至公始葬其
 考翰國公于尉氏縣之柏子岡今又卜之地得于河南
 府河縣教忠鄉府下里而日得公薨之年十二月之甲
 申吉乃葬公焉公舊名拱壽唱第日仁宗面賜今名謹
 具公世系官事始終上尚書省移于太常告于太史氏
 謹狀

先考益州府君行狀

公諱某字某世居江南之臨江而望彭城曾祖某祖某

避五代亂皆隱居不出考諱某入朝廷仕至工部員外郎沒因葬京師累贈禮部尚書國史自有傳公于尚書爲中子生十三歲則丁尚書憂哭泣毀慕過于成人及雖免喪哀至則慟哭聞者皆感動太夫人陳氏尤憐之常曰此兒能不忘其父吾可無憂讀書學問未嘗煩教督又自約敕不輕與人往還不多言笑祥符初以進士及第年二十四自尚書薨公兄弟皆幼惟伯兄以延賞就仕其餘未有立者公首自奮用文學成名不失世守授福州連江縣尉職典盜賊刑獄所發擿縱舍窮極情

僞未嘗小愧于心民有鄰里爭田者訟之歷十餘歲不決即舉其事屬公公立辨其姦吏大驚以爲神其後公替歸所訟得田者私候公于建州屏人請曰聞公北還某有善香數斤願以爲壽發視之白金也公笑不取曰吾豈以公事祈報私耶命之去調睦州清溪主簿民至今傳以爲自清溪入宋朝吏廉潔愛民者未有如公改宣州南陵令是時李階知州事朱正辭貳之兩人皆精悍負其材能于吏事刻深待屬縣多易屬縣亦憚之奔走趨向不敢不如意及公至以法令從事符下不便者

按其故辨之不爲少屈兩人初忿後無如之何數自紉所見遂更爲相知薦公于朝嘗權績溪績溪在深山中民好訟多事而無學者公患之爲立小學請師于旁縣及公去有讀書者其後有舉進士者慶厯中有登第者與某同年具自道如此云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縣治城中民以織作爲生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是時禁網尚闊守丞至者不甚以廉自持吏民有所請求輒移縣改章易辭以爲俗公一一絕之善善惡惡貧弱者得職胡則以太常少卿丁憂居杭州其鄉人所親有犯法者公持之則欲爲之請自杭州來見公旣見但敘平生卒不敢言而去乾興初上卽位改太子中舍移梓州中江縣歲調民數千治隄縣前多不如實公較之省其工半而築作精堅倍他歲李若谷知梓州條公所行事下他縣使爲法自中江徒通判瀘州百姓相率畫公像于浮圖舍對之號泣如失慈母瀘州在西南徼上與戎夷接境自前世以武人爲守苟置勇力不習吏事聽訟決獄不得其情故盜賊時時亂邊天子憂之議增置通判使轉運使上其人時任布爲轉運使以公治中江之

狀聞故公得之公在瀘州始盡去舊弊峻其防禁事事有守吏不得因緣爲欺蠻夷亦無由與吏爲怨百姓便之其後皆遵用以爲故事自未置通判郡不能數歲無兵及置通判公首爲之興事創法究其利害遂以安寧至今王蒙正以財雄巴蜀而與莊獻太后有連自請占鹽井利每歲倍輸事下轉運使轉運使不敢抗因以屬州蒙正多齎金帛挾太后指以請公不肯曰井鹽非王氏之舊欲奪貧民以厚豪族雖歲加數倍之輸于朝廷猶秋毫耳而貧民必有失業者非王政也事遂止轉殿中丞通判常州改國子博士知高郵軍高郵故揚州太祖時置軍自社稷孔子廟城郭門戶倉廩郵亭因循不中儀制歷六七十年公補舊造新大小皆繕修一瓦之用不以勞民而事畢立王琪敘其語刻之石賜五品衣魚明道元年江淮大旱蝗蟲起揚楚間尤甚公悉心撫輯使富人出粟以分貧乏然猶有羣輩持仗爲盜者捕得皆當死公哀其情無他悉笞遣之前後數十百人益募壯健爲兵或曰大旱來歲未可知倉廩且不足多此冗食何爲轉運使亦以爲言公曰凡人有七尺之形者

必不忍坐俟死急則起爲盜賊耳勝廣亦是也足其口腹可以消其邪心何愛于倉廩因奏言州郡無兵荒儉之後易啓盜賊心宜稍增屯防以俟歲定朝廷從之揚楚廬壽諸要處皆益兵是歲米一斗數百錢然盜賊終不敢發還朝轉虞部員外郎又轉比部知潤州前守三四公死徙相繼獄訟或數歲不決帳籍當上尚書者吏稽緩亦往往出歲因恣爲欺謾公下車數日間舊訟盡決平之帳籍盡條正之轉運使王夷簡上狀于是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就除公福建路在福建三年察大冤濫

除盜賊舉故事而已不輕出教令奏貶知泉州蘇壽通判張太冲以鞫獄人人死屬部莫不聳動轉司勳員外郎入朝御史中丞攷天下提點刑獄課爲第一拜開封府判官公旣明習法令通達政事每進見有所請讞平處上常以爲是寶元初除荆湖北路轉運使將行對于紫宸殿語移數刻上喜曰卿去勉之不久當召卿賜紫章服丁太夫人憂解官時張詰爲河南澠池令鞫獄故不實流嶺南詰者公福建時部吏公嘗薦之故公亦坐免服除寄居毗陵故丞相杜公衍參知政事李公若谷

參知政事范公仲淹皆奏言西邊未寧宜進用材幹通敏之士如劉某者不當在散地由是復召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作大浦牐通淮潮城中以便往來詔書褒美蘇舜欽刻石記之慶曆三年議大汰諸路轉運使老耄疲懦者以雋賢代之加按察之號公復爲湖北轉運按察使是時陝西路元昊廣西路宜蠻湖南路山獠夔峽路施蠻皆擾亂朝廷方患之而下溪州諸彭亦相扇應和推明誓石柱揚言爲變諸寨頗有告者詔事問公公對以謂終不能爲變可無所憂後辰州太守又奏諸

彭誘漢人亡命者爲心腹私置掾從事移書故不遜郡使人往輒侮慢玩辱請加兵討滅詔書又以問公公曰蠻中貧薄所以不輕犯約束以生生之具皆仰于漢也是漢已制其命矣蠻夷往來人漢必道辰溪落寫水勢漂激可下不可上故臣度其必不敢爲變今緣語言意氣小不足欲輕動大兵疲曳士卒于篁竹草莽之間如令敵各驚逃保據懸險淹費日月事未可究且中國禮義爲治尚猶有怨恨爭訟加于刑獄况蠻夷本與人異不足深誅前世待蠻夷取羈縻職貢不絕而已臣前較

辰州土丁無慮二萬餘皆伉健可用益積粟支二年器械兵甲皆繕完足以坐待其變無爲反入其巢穴以僥倖也比來諸處用兵小勝輒賞或詔增首級亦超拜官故邊臣爭欲造事邀功甚不可聽奏入詔書並下辰鼎澧三長郡吏令兵事稟公毋得妄動蠻亦終不敢失貢職鄂州官市茶歲五百餘萬斤三司計積年羨餘奏請增買一百萬三千餘斤公曰鄂州買茶多故民不聊生今已不能減又奈何增之引利害固爭上許寬一年公曰事可行不必寬一年事不可行雖寬十年猶之不可也奏益堅爲三司所抑及替還見上面奏竟免之初置按察使歲竟奏簿分別賢不肖所宜以備黜陟取舍朝議欲自此致太平奉使者知指所稱進糾駁人人爲品題或過直失實務以稱上意執政平其章十用二三以寬自訟者紛然公獨言知人堯孔所難能以一言知之固尤難荊州十二部吏員大小四百餘臣以秋到職冬奏簿此理不可信非誣則愚臣不敢也吏材過人效顯然者立奏用其頑頓嗜利不事事者立舉繩皆毋須時至于奏簿人人品題其賢不肖能否必非旬月所能定

願以爲後朝廷亦許之公之議論鄭重務大體不趨時
皆如此當是時荆湖奏貶官吏比他路爲少而請讞與
聽罰必當其罪終無自訟者然公資不忍廢人雖在刺
舉之職外方嚴見繩墨內實寬裕恥以察爲名其發擿
貪汚必先下小罪去之毋居位而已不去乃稍正其罰
貪疾詐謾不悔過者居部雖無勢或虧除不服罪偃蹇
去之遠雖有勢終不貸寧建令李康在事多不法公先
露其擅賦民造船等事康卽日移病尋醫康多親戚有
力人居朝未月餘就遷長沙令康因盛衣服詣府門上

謁陳恩公知其意欲以夸示無忌憚奏詰其前事因言
舊制尋醫者滿三年乃復用所以懲奸僞康尋醫未能
月何以得以及爲縣亂舊制輕百里之任不可詔書追毀
康告敕時康已署事旬日矣湖南轉運使又奏康挾債
赴官使吏民償債康遂坐廢云慶厯五年復拜司勳員
外郎六年判三司度支勾院鹽鐵判官舊三司諸部有
所奏辟輒先白判使相踵以爲俗其後判官置奏狀而
已或不自知所舉爲誰及公至三司使有所欲用以空
名狀使公署公求知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更令他判

官舉之既而奏上多非其人議者紛然三司使亦由此罷契丹使來公以太常少卿接伴遂送之還言河北州郡多建請築城鑿河所役皆數十萬工冀貝之間尤甚百姓失業可哀而吏以此邀賞苟不禁止後將放倣競事土功因緣致他變宜著令城非侈頓不得擅請增廣河渠非可通漕省大費者毋議穿鑿當修城浚渠者雖能省功亦不加賞如此自止矣又言澶魏塞河隄當霜降水落治之是也今失其時春水日生農事方急而十餘萬人不得緣南畝其取土處去河二十里以上恐終不能成工就能成之功必不堅盛夏水漲乃甫可憂不如因水勢所欲趨且稍稍決通兩州東西多古河水自此往可以少勞而定朝廷以公言頗黜諸土功又遣近臣行河城猶築治如故間一歲河竟決商胡鹽鐵于三部米鹽煩劇公處之若無事初金明池樓船壞將修之使湖南入梗楠巨材歷二年乃到京師計其費數百萬以上中人用事者欲盜取之指請修內寺上許焉書下三司公因見言曰樓船非梗楠不可用故令湖南上之捐費雖多不得已也其餘自宮寢之用不以勞遠人今

欲輟船以完寺寺既當完船亦要修湖南絕遠費殊未
易上曰朕本不知此木爲樓船用所費如此寺與樓船
俱未須修也乃止太祖作東西水碓以供禁中歲久頗
廢因不復用自御膳所供麪皆市買上之所由旁緣侵
漁京城內外以磨礮自給者皆厭苦之公復修兩碓使
遵舊職而禁絕吏姦事多若此不可勝紀又以太常少
卿使契丹八年五月改拜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辭行
因請曰蜀人久安不可不慮其變臣聞益州舊輸河東
陝西京西三路絹布共一百六十餘萬自西兵以來稍
增七十九萬事出一切足用而已今西鄙幸定諸增賦
反因循爲常臣請盡罷之無竭民財又益州歲買中沙
布十餘萬正給京師諸軍官估既薄百姓苦之布以故
尤楛惡不中用軍士得者人人有言宜增實其估寬民
力止怨亂上皆許及到任遂條奏行之蜀人大喜相賀
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于位壽六十四初至蜀未能
三月蜀人皆啼號失聲明年孤某等奉公喪歸京師公
爲政喜興利除害無巨細必盡心上有賦調可免免之
或不能免爲設方法使吏無所輕重雖領轉運及參度

支鹽鐵事以財賦爲職猶持此心不變專以民爲本事
有不可行雖出上指或所從來久遠終持之不憚改及
其施功效明白亦終不自矜其用刑威而不煩故所至
必見愛去必見思自初仕至終四十年終不營產業饋
遺雖故人不受不與人交利不諂笑尤慎交游非其人
不以虛言相唯阿不數干貴人之門杜李范諸公皆平
生相知每衆稱道之然當位亦不用也官序留落後輩
多先之初無芥蒂常稱先君仕太宗朝居一官終身雖
其時士大夫樂職恬勢亦皆然故所興造功效聲實常
溢其望今士大夫亦遷官無宿業此風俗之敝也吾豈
敢忘先君之守自坐張詰免後二遷皆以大臣薦論及
用稱功勞特拜不復經審官院求磨勘故爲司勳前後
凡十五年多所稱舉已顯者今樞密直學士孫沔天章
閣待制杜杞田瑜本以屬吏進其餘在臺閣者甚衆積
階至朝散大夫勳至護軍夫人臨沂縣君王氏屯田郎
中贈尚書右僕射礪女夫人初歸家尤貧能與公協志
上事姑下收宗族叔妹無不安悅諸娣姒來歸者皆在
夫人後動靜施爲視夫人爲法莫不柔順或以母禮拜

事不以先後匹敵亢也太夫人少不見則思之太夫人
既終夫人思慕成疾歲餘亦不起年五十三康定元年
五月十二日也五子元卿真卿皆早亡某大理評事放
鳳翔府節度推官放太廟齋郎長女嫁廣德軍判官杜
舜元早亡次嫁御史臺主簿張諷次嫁將作監主簿徐
績某等皆同產惟放及一女五歲晚出云葬祔尚書公
夫人同墳伏以先君事親行已臨政治民事實皆可傳
某既愚闇不能備識而窳劣逼近願因執事傳載于石
以信天下而重無窮某雖不肖然執事幸哀而許是成
某之終事而賜以不朽也故敢頓顙泣血以請惟執事
哀焉謹狀

公是集卷五十一

公是集卷五十二

宋

劉

敞

撰

墓誌銘一

皇兄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祿
 州諸軍事缺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天水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贈昭
 化軍節度使追封祈國公墓誌銘

公諱承裔秦悼王孫贈保平軍節度使鄖國公之
 子母李氏生十五年以勝衣冠召見賜名補右侍禁上之開

國壽昇及爲皇太子也公皆以恩遷凡三遷至內殿崇
班上卽位拜禮賓副使西京作坊使內園使領貴州刺
史又遷左領軍衛大將軍本州團練使左龍武軍大將
軍萊州防禦使宗祀明堂助祭者賜爵一級徒缺州防
禦使罷將軍官皇祐五年九月庚午以疾薨享年五十
有七八公之于屬籍天子兄也天子哀焉爲輟視朝贈以
昭化軍節度使祁國公印紱遣中貴人子祠襚貲護喪
事恩禮甚厚公性聰敏開悟其爲兒時已能自修飭真
宗皇帝憐之嘗召入禁中親諭使學而授以書由是益
自喜數應制賦詩詔輒褒之及長好學慕善動靜顧禮
不以富貴加人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
天水郡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食九百戶自祖宗制天
下監于前世惇敘糾合以睦宗族厚其爵祿尊寵之而
不任以事故宗室得以無吏責自保而材美亦無以見
于世然其保祿持寵至于永年善始令終而無機芥者
其賢行亦足以推而知云公娶韓氏封高密郡君彰德
軍節度使重贊之曾孫禮賓使允昇之女先公一年卒
繼室以武氏左清道卒府率昭信之女仍封高密子男

十人曰克平右衛率府率早卒曰克寬克友克仕並右
監門衛將軍曰克勇兄研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一
未賜名出後伯父承簡三不及名而天女八人長適東
頭供奉官王延之次適西頭供奉官楊應昌次適右侍
禁高凱次適右班殿直石立皆有湯沐之封其二人尚
幼二人早卒公之薨也殯奉先寺嘉祐五年有詔歸葬
汝州梁縣乃以十月某日祔其祖先王之兆使者視襄
事而詞臣刻銘誌其墓曰

秦惟寵王郎亦貴公巍巍其國是爲小宗勝衣就傅實
敏賞聰爲善之樂備于帝衷富貴不驕動而顧禮棠棣
之華莫遠具爾古也惇敘于今爲美壽不百年令聞不
已喪還汝墳從先王居天子有命懿實是書納石幽堂
恩殊禮殊茫茫萬世敢告不誣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屯衛大
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縣開國伯食邑
九百戶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墓誌銘

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克溫鄖國公德鈞之孫濮州團
練使承偉之子母曰范氏以天禧二年十月十日生生

十餘歲賜名補右班殿直轉左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
率右領軍衛將軍上祀明堂遷右屯衛大將軍皇祐五
年閏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三十六詔以洛州防禦使廣
平侯之印紱策書告其殯又特使中人弔賻視喪事于
禮爲豐侯爲人謙遜敏慧能以其貴下人嫻于辭令應
對涉獵多所通而尤邃音律積階金紫光祿大夫勳輕
車都尉爵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上于宗室固厚
而侯之資又足以持富貴使幸而永年且久觀太平之
盛其名位豈少哉夫人宋氏封壽安縣君太子太師贈
侍中彥筠之曾孫也子男七人其四未及名而卒叔徹
爲右千牛衛將軍叔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一人未
賜官女六人長適右班殿直李傳中其一早死四尚幼侯
旣卒天子哀傷之使中人取以入度其一爲女道士而
養其三人者禁中嘉祐五年十月詔以侯之喪祔于汝
州秦悼王之園而誌其墓中臣實爲之銘銘曰
葛藟之延本根是賴懿懿王族日繁以大廣平蚤秀華
葉俊茂中道而推天理誰咎梁汝之壤先王是塋魂兮
往居萬世攸寧

皇弟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門衛
大將軍使持節昌州諸軍事行昌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
封一千戶贈涇州觀察使安定侯墓誌銘

贈涇州觀察使安定侯承操秦悼王廷美之孫廣陵康
簡王德雍之第六子母曰清河郡君霍氏乾興元年正
月生廣陵邸天聖九年召見賜名遂以爲右侍禁再遷
東頭供奉官改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天子
視明堂以二后配上帝宗室皆助祭內外進爵加昌州

刺史嘉祐三年正月乙未以疾終于位享年三十有七
訃聞天子哀焉詔以涇州觀察使安定侯印策告其柩
又遣中使視喪事弔賻之于禮爲豐卽以其月殯城南
奉先佛寺君爲人敏慧有姿望嘗授尚書略通大義愛
樂賓客接之窮日夜不厭于技藝多所通而琴奕射御
皆尤精過人又能爲歐虞書號得筆法娶王氏封普安
縣君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守斌之孫崇儀使令傑
之女前卒繼室以其姁內殿崇班令矩之女封新安郡
君子男五人長克勉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次克助右千

牛衛將軍次克貢次克勅皆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克勉克貢早卒其一不及名而三女亦皆夭死嘉祐五年自京師歸葬汝州梁縣祔于其先王之兆其窆之日實十月某甲子云銘曰

帝綏四方親親以睦秦爲別子亦疇其福翼翼諸孫豈伊異人念德畏義克亢其門安定幼慧敦書習藝不怠不驕以保爵位沒有追策天子之思刻銘幽窆後世是詒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右監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潯州諸軍事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贈邠州觀察使追封新平侯墓誌銘

贈邠州觀察使新平侯克構者上從祖兄之子曾祖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彝潁川郡王父曰承最贈宮苑使宜州刺史母劉氏東平郡夫人生十餘歲召見賜名補右班殿直再遷西頭供奉官天子以謂宗室以服屬爲親疎其授之官雖無事當使位尊而秩優以寵異之不當與庶姓等由是改右千牛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

軍皇祐二年助祭明堂領潯州刺史嘉祐元年十二月
辛未以疾卒于位訃聞天子加哀憐使中使護喪事厚
賻卹之而以邠州觀察使新平侯印策告其柩侯之爲
人溫厚有姿望能自飭以禮舉止甚重事太夫人以孝
聞喜讀書爲詩又善射好虞世南書學之幾得其法嘗
與宗室召對合使寫先帝自所造歌詩第其高下侯所
書第一受詔敦獎上與族人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教育
矯括之惟恐不至其有一善輒加賜金帛以厲其意教
侯嘗以材見優故于其時受賜爲多累階金紫光祿大
夫勳護軍開國郡侯食邑至一千八百戶享年四十二
夫人李氏吳王煜之曾孫右侍禁繼榮之女封樂壽縣
君先侯十二年而卒又娶王氏贈鎮南軍節度使中正
之孫東頭供奉官世昌之女封仁和縣君子男六人長
叔璨右千牛衛將軍次叔況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叔
派叔媯皆太子右率府副率其二人不及名而死女六
人長未嫁而卒次適左班殿直郭昭彛次適右班殿直
劉君平其三人不嫁學老子法居延寧宮爲道士天子
賜之名曰洞仙洞深洞惠云其一亦早死嘉祐五年十

月詔以侯之喪葬汝州梁縣其先人之兆銘曰

麟趾之詩王風是首顯允公族其德信厚猗嗟新平資
質淑温知孝其親信厚之元不息不矜技藝畢能以善
自名天子是稱生有榮耀沒有褒錫刻此銘章以告窀
穸

皇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
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
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墓誌銘

君諱克蕭于上爲從祖兄弟之子曾祖曰秦悼王廷美
祖曰高密郡王德恭父曰循國公承慶母劉氏封金鄉
縣太君君以天聖八年生生數歲補右班殿直俄而改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其後又遷右清道率府率君于
宗室屬籍非甚遠自曾祖祖父皆王公積富貴君始爲
兒未能就外傳則以恩賜名得官矣然猶知慕學興藝
不專以安逸自放皇祐中嘗召宗室子弟對延和殿試
其所書敕宗正定高下君書第一特詔束帛賞之宗祀
明堂助祭者皆賜爵遷右監門衛將軍嘉祐二年四月
癸丑以疾卒享年二十八詔贈右武衛大將軍君娶徐

氏封東陽縣君兵部尚書翰林之曾孫西頭供奉官祐之之女先君一年卒子男三人長叔慈次叔巘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季不及名而天女子六人四人尙幼其二亦夭死嘉祐五年十月詔遣使者以君喪葬汝州之梁縣祔于祖考之次而令詞臣敘其世系爲之銘銘曰

迺祖迺父惟王惟公同姓之恩雖遠猶豐孰謂若人稟命不融年不踰壯位不過庸刻銘其丘以永無窮

皇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清道率府率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墓誌銘

君諱克協會祖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雍廣陵康簡王父曰承睦處州觀察使母隴西郡君董氏生十餘歲方有詔賜以名補右班殿直已而以殿直秩卑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久之遷右清道率府率故事宗室無吏職其遷無常期朝廷有大禮輒推恩進階策勳凡三加恩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年二十七慶曆八年七月辛丑以疾卒其爲人內和外順宗室佳子弟也弈棋學書人亦頗稱其能娶李

氏禮部侍郎應機之孫子叔頤爲右監門率府率嘉祐
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悼王之塋內于君之卒凡十有
三年云銘曰
族食世降疎戚有倫振振公路並受渥恩其恩如何結
綬乘軒修塗未半天奪之年輜車還葬祔祖以孫尙有
餘慶幸其後昆

皇姪孫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
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
邑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墓誌銘

皇再從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衛
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
贈右武衛大將軍叔詹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保平軍
節度使德鈞祖曰儀崇使承震考曰河內侯克明母慕
容氏封清福縣君君生十餘歲補右班殿直已而改太
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君初賜名叔昭避叔祖德昭諱有
詔改命遷右清道率府率明堂汎恩授右監門衛將軍
始開國天水縣君食邑三百戶更大禮進爵子益封亦
三百戶嘉祐三年十一月乙酉以疾卒年二十五矣娶

曹氏封金鄉縣君無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君雖膏
梁少年然性溫厚喜讀書爲詩其出入恂恂不逾節若
終享貴壽者旣天過早死又無後不祀何耶然其卒也
天子贈以大將軍印綬其葬也使者護視詞臣爲之記
其于哀榮亦可謂備矣銘曰
有貴之勢無待于賢有賢之資無愧于全兩者遂矣而
拙于年非命也耶其誰使然

皇兄故深州團練使承訓妻安定郡夫人張氏墓

誌銘

夫人姓張氏曾祖璉贈祕書丞祖炳贈光祿卿父利用
內殿崇班閣門祖候母金城縣君薛氏夫人以大中祥
符七年歸于秦邸稱來婦年十有八矣明道中以恩封
上谷郡君皇祐三年進封安定郡夫人生子男五人克
勤克儉克禮克孚克懋克勤右屯衛大將軍秦州團練
使克儉右千牛衛大將軍克禮左侍禁克孚右屯衛大
將軍克懋右監門衛大將軍儉禮並前卒女三人皆有
湯沐封然不嫁讀老子書居太和宮爲道士賜名曰道
正道昇道仙云夫人大王父王父三世儒者習爲禮義

能知書又通于音溫柔慈良母有多子年六十六嘉祐四年十二月壬戌以疾卒明年權殯法濟僧舍十月葬汝州梁縣凡宗室雖甚材無事職于外其言行固莫得而聞而宗婦無外事于家其莫得聞又益甚然而視其奉祭祀和宗族教子孫壽考且寧其賢亦可知矣銘曰婦稱外成亦允有命或成或隳未必皆幸而夫人習善厥躬來歸于宗繼啟其封魚軒象服小君之飾惠于皇天以彰有德有子有孫肅何訆訆其慶繩繩其誨諄諄六十有四未足云壽柔惠之風是用詒後

皇姪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夫人安福縣君王氏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曾祖贊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祖文慶贈左武衛將軍父承彬內殿承制夫人既世仕朝廷閨門有法而其性亦婉嫕溫厚可以配君子生十有七年歸于宗室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克周克周上從祖兄弟之子也族近世貴夫人能嬪以禮既三年封安福縣君有子男二人長曰叔何爲太子右內率府率次曰叔苗爲副率女二人皇祐二年十月甲戌以疾卒于廣親

邸第年二十有七後十歲得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
縣附其先祖姑云銘曰

婦以義從得其歸難又況王族富貴顯嚴媿媿夫人出

于良奧作嬪公侯其節靜好齋戒祭祀肅恭朝會小君

之尊湯沐是賚貴且有子奚福如之獨不永年云何其

悲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戒妻大寧縣君李氏墓誌

銘

李氏尚書駕部員外郎定之曾孫國子博士京之孫屯

田郎中周珣之女年十有七以禮選納為克戒婦事尊

章盡其勤孝上承下接皆有禮意族人稱其婦德婦功

婦容婦言皆具之慶厯中封大寧縣君至和二年十一

月丁丑以疾卒年三十有五凡生七男九女男曰叔杲

右千牛衛將軍曰叔毅叔滿叔涉皆太子右內率府副

率三人不及名而天長女嫁右班殿直王定次嫁左班

殿直張從政其二早卒其一學浮屠為比丘尼居資聖

禪院其四尚幼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先姑之塋

銘曰

古之嫁者教于公宮禮義之益實被其宗夫人之先世
世儒者蘋藻之習自其牖下既得所從孔惠且溫媚于
尊章上下欣欣九女七男是謂多慶而不永齡嗟哉其
命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滄妻追封仙遊縣君李氏

墓誌銘

皇再從昆弟之子右監門衛將軍克滄妻李氏皇城使
高州刺史繼中之女贈司徒斌之孫贈驍騎大將軍訓
之曾孫年十有四慶曆八年以禮稱來婦性溫惠敏于

女工又善書頗知爲文其習好若比非世祿及將家所
爲也凡生一女早天皇祐三年五月庚午感疾卒享年
十有八以未及賜邑封詔特以仙遊縣爲湯沐追告其
殯嘉祐五年十月日自京師歸葬汝州梁縣祔其先祖
姑而命詞臣爲之銘銘曰

歸得其從天子之宗從得其職公侯之宮賢也宜永壽
何不容赫赫王命追褒邑封副笄展翟既祿其躬納銘
壤下以質無窮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常妻濮陽縣君盧氏墓誌

金華集

卷三

三

銘

夫人姓盧氏曾祖贊東上閣門使誠州刺史祖亮太子
 右監門率府率父炳泉州德化令外族周氏年十有六
 以禮聘為克常婦克常于天子再從兄弟之子曾祖祖
 父封皆至王公親近族大支庶繁衍然夫人稱為能孝
 其宗沈靜靖謙順樂于為善封濮陽縣君至和二年十二
 月甲寅以疾卒年二十有九生子男二人長曰叔興太
 子右監門率府率次日叔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四
 人二早夭二尚幼其殯于門封法濟寺其葬于汝州梁
 縣實嘉祐五年十月云銘曰

王族縣縣其麗不億風教之首亦繫內則盧為著姓前
 世尤盛有婉夫人載其休令歸于良夫宗族以愉有子
 有封短年何吁凡葬有銘以視來裔刻此堅石闕于幽
 隧

公是集卷五十二

三

公是集卷五十三

宋 劉 敞 撰

墓誌銘二

大中大夫行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俞公墓誌銘

公諱獻卿字諫臣其先河閒人晉永嘉之亂徙居黟歙
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曰某
皆蓄德不仕慶詒其後尚書賈閔氏贈太原郡君實生
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則公公之

初學師友其兄強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拜壽州芍陂尉臨事明察善鉤人情推顯至于隱故盜賊不敢發發又輒得人有告其師浮屠出遊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索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爲有神轉昭州軍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欲背城奔使公往護之公至爲說利害復教使堅壁治兵爲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賊亦不至官兵之在宣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三日許之民間公令知不久役皆勸功趣事事如其素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尙書憂喪畢轉大理寺丞爲本寺詳斷官選殿中丞知廬州慎縣又換杭州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陽吏民不相能訟繫不決一郡恟恟徙公知潮陽鐫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使之轉屯田員外郎大臣薦可爲執事歷兩院御史領左軍巡使舉察稱職拜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卽位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繁用之太奢可減冗食

及諸無益引先帝爲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清衛兵
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歲耗鹽十
三萬尙書經費不足公往示之至則條廢舊弊以新法
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以兄爲鹽鐵副使改
開封府推官會陝西言兵食不足轉運使非其人朝議
換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奏進擬無合意者召公問狀
公不辭讓因入言之天子識公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
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儲終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
方略然其百姓富者不病貧者不擾云涇原塞外武延
川本羌地諸將請築堡鑿濠守之公奏以謂生事不可
許已而寇果至殺掠吏士塞所鑿濠而去轉兵部員外
郎遷京西召對邊事薦趙某可將帥賜三品服以兄沒
當葬求爲東南官改福建召還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
中居二年命直史館知荆南府進諫言事上聽不倦喜
曰卿不當往荆州卽日拜三司戶部副使歷度支鹽鐵
三部轉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歲授直集賢學士知
杭州發石作堤以捍江濤水不爲災召回判三班院及
銀臺門下省出爲宣州元昊畔西邊大擾詔書問所欲

施公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府改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憂之以爲刑部侍郎致仕聞其居杭州卽徙徙兩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厯五年四月十七日終于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某月某日葬歙州某縣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翊郡君錢氏柔淑知禮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次希元進士及第早天次希及次希忠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祕書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爲人高明剛嚴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恕不肯妄有輕重其在京西錢丞相爲許州厚賓客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不說又疑其有私公奏事至京師開其端問公公對曰無他世稱公長者累階至大中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開國伯食邑至九百戶所與交遊同僚多歷兩府事而公獨不遂可謂命矣銘曰

俞之先世基德相繼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矯矯在官歷試以難富貴不愆忠而好謀天子是咨功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老而休亦不踰矩其風孔高以憚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實有子嗣武其盛

尚書屯田郎中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王公墓

誌銘

公諱冲字景儒其先自太原遷宋居虞城祖化贈太傅考礪贈太師中書令于今爲顯家故弗論著也公少則好學論議依名節慷慨自喜不與衆浮沈士友多憚之祥符中舉服勤詞學成進士名得試校書郎知興國軍永興縣父喪解官服除選于吏部試判優等爲武安軍掌書記授武昌軍崇陽民陳廣與人鬪鬪者以他疾死而吏劾廣殺人議寘大辟廣亦不能自明公擿其狀以

聞有詔下旁郡覆廣獄廣卒無事轉運使竒其意欲爲之請賞公辭不受天聖初改著作佐郎知壽州霍丘縣吏積不治盜賊放橫公使其百姓鄰伍相收司而以耳目一切糾發老奸宿逋歲中盡服禽無脫者徙蜀州晉源改祕書丞知陳留當是時章獻太后垂簾聽朝而中人用事者雖崇勳之徒交通縣豪借之意氣以漁奪細民吏不敢何公獨以法繩之請謁無所聽大姓田滋等由此懼造飛語以奸利事汙公太后果怒下公吏使中人雜治之訊掠甚急欲公自誣服公義不屈寧必死不

肯少自下獄遂不具然猶坐除名徙雷州景祐初上始親政盡斥逐羅崇勳等諸附麗之者亦貶廢言事者多以公不辜聞天子亦自識其名復起徒切復爲衛尉寺丞又詔盡雪向罪後勿用以爲負改著作佐郎知越州會稽縣都巡檢使張懷信所部兵亂百姓恟懼欲逃入山谷間公策其不足虞固請徹城門兵以堅衆心郡中由是安康定初復爲祕書丞通判乾州自元吳畔邊將數戰不利而民力以屈公上備邊禦戎等策及言復鄭國渠以實關中事遂施行通判華州月餘擢知乾州遷太常博士知洋州真符縣言民家失火舉族焚死公視其狀曰必仇者爲之敎吏推迹其人與三日期賊果得一郡大驚以爲神明郡故無學公爲立黌舍收其才子弟得二三十人親教養之吏觀聽悅喜由此彬彬然與于學與西州等矣遷屯田員外郎知泰州明年改都官歲饑發常平倉以食飢者凡所活數萬人使者上其治爲淮南第一賜緋衣魚符改職方領南京留司御史臺就遷屯田郎中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受詔未行嘉祐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終年六十八後三年十月甲子葬某

原初公起黃綬至二千石更四縣五州所居見紀未嘗
官京師一爲陳留以剛直幾不免猶濱于死及復召士
大夫翕然向仰之冀其且大用然遂汨沒不進未能如
其意稱其量也自以道終不行而公長兄年九十矣以
太子賓客謝事家居故求爲留司官以優游相從鄉閭
間怡怡如也有終焉之規嗚呼可謂篤于義知所進退
不失其正者矣性不妄悅人雖窮困益堅于時人鮮所
合而范文正公特知之數薦于朝其爲政也勇于當事
興利若不及去惡如恐失之亦以此故仕嘗難進易退

然其處之晏然未嘗以見色辭喜讀書屬文尤長于詩
詩凡千餘篇讀之其志可見也夫人葉氏封馮翊縣君
三子長漢臣進士及第爲長舉令次真臣試將作監主
簿皆能世其家者也次某尚幼三女長適大理寺丞尙
穎次適祕書丞孫珪其季未嫁某也公之甥也故于公
之葬得敘其志而銘其哀銘曰

爲道者有言白則涅矣剛則缺矣嗟嗟舅氏涅而不變
缺而不卷磳磳其聲矯矯其行極晦而明其辱則榮孰
不公侯孰不耄期人也天歟其止于斯我葬舅氏悠悠

我思銘以藏之以寫我悲

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贈光祿卿杜君墓

誌銘

君諱惟則字定國姓杜氏其先蜀人少舉進士不遇而其兄以尚書郎守睦州當先帝卽位四方賀受命君亦奉其兄章上禮有司天子嘉之召試學士院得試祕書省校書郎調含山縣主簿南雄州司理參軍稍遷德清江都令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南安縣徙知雷州是時瓊管有大獄太守坐繫者千八百人吏民恟恐上下

莫自安百姓廢業而夷獠素易吏狙伺重輕轉運使患之以獄事屬君君颿海風一日至郡下條其情狀悉罷遣千七百餘人而取其尤桀惡當坐者具獄上廷尉朝廷皆是之吏民賴以安改太子中舍通判濠州賜緋衣銀章又改殿中丞通判杭州乾興中轉國子博士知處州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年老自表分司南京因家于雍丘君爲人溫厚和易與人交尚信義久而益恭其言必踐之不爲虛詞以導悅人亦未嘗斥人過至于仕宦視公事如私視百姓如家人苟可以便之必商度處畫使

得其宜而後已不求爲名故所至見愛去之輒見思及其謝事歸居也鄉里慕仰之稱爲誠長者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贈太僕卿夫人某氏封某縣君四子長某早卒次子某次舜元次叔元三人者天聖八年同歲進士而君夫人尙皆壽考無恙兄弟旣成名還家拜慶一縣徃賀之車馬塞里巷士大夫以爲榮君隨其少子官淮陰明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享年八十二未及歸葬夫人長子次子諸婦諸孫相繼又卒貧不能自還且三十年叔元乃克舉君之喪葬于某鄉某原而盡副其餘實嘉祐五年七月甲子云叔元固善士孝慈有志節自其宦于朝數以令請贈君官至光祿卿然叔元之事親其設心以謂必已之所自盡者然後慊于義是以其得反葬爲艱且久矣銘曰

以仕必才耶致位一州不爲卑矣以壽必仁耶至于耄期不云微矣嗟嗟杜君樂易信厚長者之規矣實有良子實收實食謂天不可信于此乎視納銘其丘以詔後世

故朝散大夫尙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張公墓誌銘

公諱沔字楚望姓張氏其先出留侯子房三國之分紉
仕孫氏由是爲江南人其後居鄱陽者曰子員子員生
瑤瑤徙建安之浦城瑤生厲厲生大王父從晟從晟生
曾王父贊贊生王父霽霽生孝瓌自王父而上皆仕南
唐不及見天下之平公考見天下之平而早世不及仕
故不聞于時公之孤八歲矣雖幼知感慕沈靜不戲狎
異于他兒少長發其家書讀之勤志強力期以文學成
名當是時楊文公以文章名一世于公鄉里外姻也因
起從之游游楊氏之門者常數十百人而公以才見稱
祥符初舉進士甲科得試校書郎知撫州臨川縣再調
睦州遂安縣治皆有聲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平陽
縣遷殿中丞母憂去官服除知溧水縣轉太常博士通
判温州賜緋衣銀魚莊獻稱制張旻以舊德用驕僭亂
法公上書請出旻補外事雖不卽行然士大夫忻然向
之擢御史臺推直官轉尙書屯田都官員外郎嘗奉使
決大獄朝中稱其平丞相李文忠公善之拜侍御史數
月呂文靖復入相二人者不相能爭于上前以謂故事

三院由中丞薦不當以執政用出公知信州既至又移福州歲餘乃復召還言事引大體正得失而已不苛細充開封府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改三司鹽鐵判官出爲淮南轉運使賜金紫轉工部郎中復入爲鹽鐵判官假諫議大夫使契丹還言敵情慢疑有非常宜救邊爲備既而敵果以兵臨境求關南地如公策慶曆二年加直史館知陝州明年轉刑部郎中元昊入涇原敗葛懷敏數十萬之師關中震驚兵少不足自守朝議不暇遠發使中貴人卽崤澠之間遮四路歸戍悉還補其闕兵久

乘塞自以得生歸與妻子相見復驅之就死地人人怨呼以言相激拔刃曠弩且欲絕河橋爲變中貴人無若之何疾馳入陝以詔書屬公而去吏民駭懼奔逃公單馬出城矯詔諭之曰賊已出境受詔諸軍趣還營毋得差池衆見公之易也帖然皆斂兵就道莫復誼譁于是范文正經略關中梁丞相奉使延州皆奏議以公權事合變消亂止禍宜厚其賞朝廷不能用契丹復修好除邊關備徙公河北轉運使初保州以被邊故戍兵廩賜厚他處及張昷之爲轉運使議有所增損軍中怨之相

率殺守佐閉城反諸將聞變爭欲急攻城大兵會城下
幾十餘萬公獨不聽曰兵驕故作亂耳民不反也攻城
必多所殘百姓何罪且城未易攻與之相反覆諸將不
能奪乃登東關門呼首惡者諭以禍福使出降衆皆踊
躍投兵杖再拜曰公活我願見詔書面縛後旬餘天子
爲遣近臣受其降卒全一城者公本謀也猶以事不先
覺貶秩知汝州富丞相宣撫河北封敕不下曰張某有
謀功乃當賞奈何奪之位然天子以輩例皆貶故不許
公爲人溫恕仁讓在朝廷恂恂無所競稱爲博厚長者
至臨急變勇銳堅決以身蹈不測處之不疑其治軍旅
應變畫策能任大事雖宿將無以校得失百姓賴以安
豈所謂仁者必有勇耶移知宿州初陳恭公有所愛吏
私屬公公不應及其在位因事左遷公都官員外郎監
宣州稅士大夫由此惡之不平于其免相也乃復得工
部郎中知廣德軍又遷刑部郎中江南東路轉運使召
還判三司戶部勾院未幾自請治明州有詔視三路轉
運使歲滿當入朝因上章請老于蘇天子許焉用其少
子爲州從事以便奉養初公以材進數試繁劇有異效

世許其任公卿其後失意更不遷而新進常輩名位顧多超處其右自丞相以下數稱其功理其枉然遂終不用十有餘年他人爲公恨而公處之晏然未嘗寘色辭性廉不治家人活業仰俸祿以生而厚于宗族鄉黨賓客所資養周給稱其意厚薄初不計有無及其歸家居也囊篋無餘貲所居纔蔽風雨飲食或日闕亦不以累其志改其樂嘉祐五年某月某甲子無疾卒享年七十有八積階朝散大夫勳上柱國夫人魏氏封某縣君子三人皆孝謹諷太子中舍詵太常博士誨則州從事者也女五人皆嫁名家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之宮隆山吾聞有陰德者有陽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若公之德多矣殆亦其後且大乎銘曰

仕繫其逢進退有時嗟我張公長者之規排難寢兵洞然至誠不伐不矜棄功與名富貴磨滅令德則長惠之在人世以不忘穹隆之葬公則有子宜爾子孫尚食廟祀

朝散大夫殿中丞知汝州葉縣騎都尉陳君墓誌
銘

君諱耿字仲操真定人祖曰審交父曰昌業世傳鄭氏禮皆不仕君受學父祖祥符初以經中第得上元尉歷永定軍司理參軍霸州錄事參軍甘泉令遷建雄軍節度推官知永濟縣丞相沂公鎮魏善其政奏徙大名大名治城內事尤劇歲滿課最得見上拜權永清軍節度判官初丞相率其屬連奏舉君可京官期必得之而纔稍遷丞相以爲賞薄知其有親更敕其弟子融辟君監光州茶場便奉養數月以憂免其後服除爲蘇州觀察支使達官鉅人薦君材能于朝者前後十餘章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霍丘頃之移閬中遷太子左贊善大夫代還除葉縣未行又遷中丞慶曆八年十一月五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五君爲人廉直不阿勢附俗而內恕有愛故長于爲政其在永定軍人有殺死于路者賊不得其子疑怨家所爲詣吏辨訴吏以子言名捕訴者接之證遠詢詢因無以自明君察其不真認繫待訊而急白守丞請捕賊守丞怒曰司理侮法耶何敢爲死罪解脫遣他掾與司理雜治囚笞掠數百千因不勝痛誣服具獄待報君猶守之不聽人皆爲君懼明年博野縣捕

得真殺人者舉郡大驚衆乃皆伏及爲永濟縣當契丹使往來道自先帝與戎約和結兄弟歲時聘問一以敵國禮待之使者入境天子使中貴人候迓饋勞冠蓋相屬其有求市令所司調與之以見中國廣大厚其歡心而少從旁縣賦取蹴迫令長稽緩不如意輒劾以違制文移倉猝百姓騷擾歲歲苦之略比軍興而縣吏鄉典亦利得其勢侵漁細民其敝蓋久及君至爲設方略飲食供張百物皆豫儲待待後使者過縣有所調取不復及民民便安之王丞相由此知君其始至聞中歲大旱郡守希轉運使意不聽民訴災民遮君自言君卽詣府請之猶不許因趨出悉取民所訴狀屬吏以令蠲其租而公文上轉運使轉運使初不悅後無知之何文丞相守成都聞而嘉之更分遣官屬行視兩川郡縣之被災者皆奏除其租獨閬中由君免于流亡而上恩浸淫至于東西川十有餘萬戶矣君晚升朝贈其父大理寺丞母崔氏仙游縣君位雖不大顯世守榮焉娶薛氏封高平縣君先君卒子五人女四人初君仕官過汝陰樂之築室焉君旣沒三歲十二月丙申諸子裔奇京蘇等乃以

公貞集 卷之三 五
君及高平之喪葬懷音鄉之高原以成君志奇舉進士
與予同歲孝友慈祥予甚知之故予得銘其葬庶幾不
朽云銘曰

學如其才有以顯親仕如其職有以便民壽爾厥年夫
又何怨卜處于此實惟君存蓋古別子百世不遷尚越
其延施于後昆

翰林學士吳君前夫人趙氏墓誌銘

翰林學士吳君長文之元配趙夫人者冀州信都人父
立仕為遂平令家頗饒于財憐其子為擇所從至年二
十翰林君尙未士治孔氏書王氏易通達有聞而遂平
賢之以女予之夫人既歸吳氏事尊章迨及祖姑婉嫕
敏恪執勤左右夙夜不懈雖退居其宮未嘗有隋色吳
氏甚貧夫人不敢有私財自其所齋服玩器用百物者
苟可以備家費緩急無所愛以故族人無內外小大皆
歸其賢翰林以經明選于禮部調回福州古田尉廣信
軍判官夫人皆隨以往人謂其去舅姑之側當少暇豫
自寬而夫人滋益恭猶其故時也觀其志不為遠近有
所輟作雖賢士大夫或不能矣寶元二年八月二十二

日以疾終年二十二其後翰林以廉能升王朝又舉賢
良對策直言天子用爲諫臣遂掌制命召爲學士顯貴
得封其妻縣郡君而夫人不及封人皆爲之恨夫人凡
生一男二女男曰璟有至性其幼也未能識其母長而
思慕悲哀有過于人者今補太廟室長長女嫁祕書省
著作佐郎胡穆臣而亡其次嫁泉州司法參軍王孝寬
初吳氏自齊之禹城徙北海九世矣自曾祖而下藁葬
未葬翰林卜其地得東阿之魚山鄉孟柵原爲吉嘉祐
四年十月告于朝遷曾祖妣王考以葬而舉夫人之喪
以從曰生不與我同其樂矣死若有知也其祔于祖姑
尚獲其志焉銘曰

女得其歸婦宜其家不幸不淑悲如之何夫也塋之子
也承之祔于祖姑萬世其寔之

公是集卷五十三

公是集卷五十四

宋 劉 敞 撰

石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舍石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舍上之再從姪孫曾祖曰德彝
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祖曰承錫左屯衛
大將軍楚州團練使父克闢右千牛衛將軍母曰吳氏
陳留縣君嘉祐元年十一月己丑生于宮邸二年四月
以宗室長子賜名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四年六月甲

子以疾卒厝奉先佛寺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古之道
天下無生而貴者故雖王者之子猶勝衣冠而後爵之
然亦任以事責以職時有不能以恩全者矣國朝變此
制公族雖疎遠皆以官祿富貴之而終不任以事使之
必全其待長嫡又加異故叔舍未至能言而官矣然亦
天過早死豈固有命耶謹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壯石記

皇再從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
率府率兼御史上騎都尉贈左領軍衛將軍克壯字構
之慶歷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生四歲詔賜之名拜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又四年上祀明堂宗室之助祭者仲
叔季弟幼子童孫不問能與未能勝衣冠皆賜爵進秩
由是遷右監門率府率嘉祐四年年十有七矣六月乙
酉以疾不起聞詔贈左領軍衛將軍自始賜名至于終
積階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官侍御史策勳
上騎都尉蓋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曾祖廷美秦悼王祖
德雍廣陵康簡王父承亮磁州防禦使母杜氏初其出
就外傳也尤警速成有所授學未嘗不以忠孝爲言磁

州賢之謂其左右曰此我家寶也性多所通于書畫音律皆精過人比其卒尚未娶故無後明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其先王之墓次固有苗而不秀者耶叙其行事以塞詔旨以表其窆穴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罕石記

皇姪孫叔罕者慶歷五年五月八日生五歲以乾元節與宗室子弟皆上壽得召見因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正月十三日有疾卒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曾祖德彝保信軍節度使觀察留後贈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祖承矩莊宅使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父克循右監門衛大將軍柳州刺史母劉氏其葬雖以殤略然自啟至窆猶使使者以王命督視云謹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疾石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疾其父克廣右監門衛大將軍其祖承矩贈洛州防禦使廣平侯其曾祖德彝贈中書令潁川王其母楊氏其生以皇祐元年八月其賜名以五年四月其卒以九月其他官以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葬以嘉祐五年十月甲子實祔其高祖秦悼王之園有詔刻其世繫于石而藏于其墓所以異宗室之恩云謹記

皇姪立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季培石記

皇姪立孫季培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克巳右千牛衛大將軍祖曰叔韶右屯衛大將軍賀州刺史父檢之右千牛衛將軍檢之于悼王五世矣季培之生以嘉祐四年三月其世次上從祖兄弟曾孫之子也最遠生月餘卽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階勳兼官檢校皆如故事所以優宗室長子異其禮其年十月八日天死厝延祥院明年十月日葬汝州梁縣有詔刻石識其窆云謹記

皇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持之石記

太子右內率持之至和二年六月三日生生一年以宗室長子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嘉祐三年八月十八日卒厝于延祥佛舍又二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先王之塋曾祖承勗贈宮苑使宜州刺史祖克構贈邠州觀察使新平侯父叔瓌右千牛衛將軍母王氏持之于

天子爲再從曾孫其屬益已疎遠然其所以愛厚敦睦禮秩如一將長養而富貴之不幸早死命也夫謹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駿石記

皇姪孫駿至和二年十月二十日生嘉祐四年乾元節用家人禮上壽見省中賜以名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階光祿大夫加銀印青綬檢校國子祭酒兼官監察御史勳武騎尉所以寵秩之甚厚其年七月三日感疾卒蓋生五歲矣下殤也墓遠未得葬厝禪惠佛舍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耐于其先王之墓曾祖曰德恭追封高密郡王祖曰承慶循國公父曰克緱右屯衛大將軍母王氏無命號此其世系也謹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播石記

皇從祖兄弟之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率府率兼殿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克播字伯芳廣陵康簡王德雍之孫磁州防禦使承亮之第十一子母杜氏以寶元元年十二月生于宮邸慶厯二年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後遷右監門率府率加兼殿

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幼聰悟機速有成人之姿磁州愛之甚日課使學書未嘗有倦色其用法頗得古法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感疾卒年甫十有二云權瘞奉先佛寺後十二年當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曾祖秦悼王之塋是雖于禮殤且無後然天子猶以族人之愛使使者護葬事詞臣為之志以成人之禮處之可謂厚也已謹記

皇再從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化之石記

皇再從姪孫化之者右監門衛將軍叔曠之長子祖曰克已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曾祖曰承壽贈均州防禦使武當侯化之以皇祐二年九月一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年六月二十一日病不育嘉祐五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先王之園是古所謂無服之殤也然其禮亦備矣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率叔疊石記

皇姪孫叔疊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德恭衡州防禦使祖曰承壽南作坊使父曰克基右武衛大將軍母曰扶風縣君宋氏以慶曆三年始生生五歲始賜名遂以為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上祀明堂復以恩遷右監門率府
率初出就外傳知愛書事筆硯不類諸兒皇祐五年六
月三日以疾卒年十有一歲矣殯普濟佛寺嘉祐五年
十月日葬汝州梁縣從其先祖之兆云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彛石記

皇姪孫叔彛其父曰右屯衛大將軍克絢其祖曰贈武
信軍節度使循國公承慶其曾祖曰贈護國軍節度使
兼侍中高密郡王德恭德恭之父則秦悼王故叔彛于
上爲從祖兄弟之孫生五歲則賜以名及官得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
御史武騎尉而疾卒實至和二年九月十日猶以成人
禮殯延祥佛寺後五年乃葬汝州梁縣其高曾之墓兆
實嘉祐五年十月日云謹記

皇姪孫故內率府副率叔間石記

皇帝再從姪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
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叔間者贈昭德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德彝之曾孫贈武信軍節
度觀察留後遂寧郡公承衍之孫左武衛大將軍克諧

之長子母曰馮氏皇祐四年四月四日生旬日以乾元節預宗室長子例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五月二十日卒遂厝于昭聖禪院嘉祐五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從高祖秦悼王之塋是誠不幸而天矣然而其生有爵其死有歸其葬有誌是殤以成人之禮居也豈不亦幸耶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率叔僧石記

皇姪孫叔僧慶歷丁亥十二月二十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皇祐二年上祀明堂用汎恩遷右監門率府率至和元年十一月九日以疾卒始八歲厝于東興福佛舍會祖德恭衡州防禦使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高密郡王祖承慶和州團練使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父克頴右千牛衛將軍母樂壽縣君高氏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祔于先王先公下殤也然以親親恩錄其義已厚矣謹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衛將軍叔策妻萬年縣君王氏石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衛將軍叔策妻萬年縣君王氏者

西頭供奉官漢賓之曾孫右班殿直從周之孫三班奉職溫恭之女年十有六以禮成婚至和二年封萬年縣君明年六月庚申得病死殯奉先資福院後四年嘉祐五年十月某日葬汝州梁縣上于宗室恩厚其子孫服屬雖遠苟勝衣冠能趨拜無不命以官者王歸爲叔策婦安富亦樂矣然不能成子姓甫三歲而亡其命也哉謹記

癸未正月二十三日據舊鈔本校訖藏園

公是集卷五十四

公是集原跋

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句名天下士者率曰今韓愈而歐亦規愈自名者予退索其師友淵源得所謂公是劉子與歐文誼往返所以攷質訓迪甚具劉于談詠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竊怪永叔抱負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受抗顏博喻者法當如此乎于是悉取其經小傳權衡百工同道諸篇觀其破去百氏離異光澄演迤則駸駸乎周末鄒魯之遺音已其規模不但漢也嗟乎是歐陽子之所以敬

學者歟其後蘇彥瞻執贄見公長安曰是出于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彥由亦曰今之伯夷不可尚已宜乎高風絕學近世咸不知貴或粗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真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視予凡兩紙予爽然有異嗚呼將擴是意抑亦有所憫也乎無寧亦有所勉也乎丁亥仲冬望日西蜀九華子員某書

公是集拾遺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誥

宋文鑑三十七參校
歐陽文忠公年譜

年譜百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

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

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

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

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

祕書省兼充羣牧使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修年譜作某端明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尙書

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知鄭州上柱國常山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宋祁

文鑑僅云具官歐陽修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朝散大夫尙書禮

部郎中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兼權判

尙書工部充宗正寺修玉牒官騎都尉高平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鎮朝奉郎守尙書刑部郎

中知制誥同句當三班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王

疇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編修

唐書官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文鑑僅云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

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闕富精覈

度越諸子矣朕將據古鑑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

不可忘也皆讐有功

刊本文鑑四字誤在杜越諸子矣句下也下又衍皆字年譜同据校

宋本

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觀年譜作觀此下俱

依年譜補

修可特授守尚書禮部侍郎依前知制誥史館修

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祁可特

授守尚書左丞依前集賢殿修撰充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

故仍放朝謝鎮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充

集賢殿修撰散官差遣勳封賜如故疇可特授守尚書

右司郎中依前知制誥散官勳賜差遣如故敏求可特

授尚書工部員外郎依前集賢校理充三司度支判官

散官勳賜如故

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

容齋四筆六

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士終身不齒若爾

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版徙之善郡不貲之恩也

勉思自新無重其咎

又徙洪州制

同上

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

寡廉恥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滌

右劉氏啟佚文三首皆乾隆時四庫館臣所未及摭輯者近人仁和勞氏格從各書探出列其目於所著讀書雜識中其歐陽脩宋祁等轉官制一首勞氏因宋文鑑所載不詳又取校宋本歐陽文忠年譜參校補足故錄有全文并系跋語云錢少詹修唐書史臣表謂宋祁自吏部侍郎轉工部尚書范鎮王疇二人各轉一官史不言轉何官依宋制敘遷格范官吏部郎中當轉戶部郎中王官刑部郎中當轉兵部郎中皇祐二年明堂恩范王宋三人亦應轉官而史無明文今據此制則歐陽脩自給事中轉吏部侍郎宋祁自吏部侍郎轉尚書左丞是當轉一官而范鎮自禮部郎中特授吏部郎王疇自刑部郎中特授右司郎中當各轉二官非一官也又表宋敏求以太常丞轉工部員外郎據制是太常博士又文鑑工部誤作祠部云云考錢少詹卽大昕其所作修唐書史臣年表載於知不足齋所刻新唐書糾謬卷首因未見此制故不知范鎮王疇所轉何官其引宋制敘遷格旣出於

憑空懸擬故於王范二人係各轉二官更所未知
今勞氏據此制以補正錢表之闕失洵於史事有
裨亦足徵考證之學之非可易言也茲既照勞氏
參校本補刻此制并錄其跋語於此以備稽核而
容齋四筆中所載二制亦本諸勞氏書錄出刊附
惟勞氏所錄公是逸文之目尙有嘉祐四年十月
歐陽脩加護軍食實封制一首云見於歐陽公年
譜又有嘉祐四年九月呂溱落職分司制云見於
宋大詔令蓋據長編百九十載知制誥劉敞草溱
謫辭有簡直好節推誠不疑等語又百九十二載
臺諫劾敞行呂溱責官制詞乃因不直之事故斷
此制亦公是所作以上兩制借抄未到不能併補
記之於此以俟續增勞氏又謂公是集中有誤收
他人之作詩則如書寫五律一首見原本李璧王
荆公詩箋注文則如韓道贈中書合制一首見宋
文鑑三十七事在太宗朝刻本誤蒙上文列劉敞
名又王開府行狀一首據長編元豐三年九月乙
酉注是劉摯作以上詩文似應刪除因此本舊刻

已久未便改刊用附誌以告後之讀是集者光緒
甲午仲冬之月會稽孫星華子宜識

公是集續拾遺

按此集拾遺刻竣適得歐陽集遂將此制錄出續附仍留後幅以俟再續

加護軍食實封制詞

勅王道之最盛者莫如宗廟宗廟之至重者莫如大禘
朕祇率舊禮親執祀事神人以和祖考來格此皆辟公
卿士肅雍顯相之効也福祉之流朕安敢專翰林學士
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羣牧使上輕車都尉
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某
清識欲議搢紳之表醕文懿行名世之選此所以增朝

廷之光參瑚璉之器詩不云乎左右奉璋髦士攸宜夫
熙事休成惠澤廣被則賢者宜先矣敘升書勳之籍眞
食加田之賦於以均七廟之慶慰萬夫之望其庶幾乎
可特授依前給事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充翰林學士兼
龍圖閣學士加護軍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封賜差遣如

故歐陽文忠集
附錄卷一

采藍寄王深甫

采采澤中藍制為金翠衣春風為君舞婉轉有光輝
良辰古易失麗色世云稀嗟嗟不盈旬日暮空來歸
奉同永叔於劉功曹家聽楊直講女奴彈啄木
見寄之作

空林多風霜霰零啄木朝饑悲長鳴口雖能呼心不
平誰彈琵琶象其聲雌雄切直相丁嚶欲飛未飛皆
有情琵琶八十有四調此典獨得亡妙 翠鬟小女
態自殊能承主歡供客娛轉關揮撥意澹如坐人雖
多旁若無醉翁引觴不汝餘詩老彈缺歸來乎兩君

韻高尚如此何況樞上之馬淵中魚我生不曉世俗
樂項卧江城更寂寞園中有時聞啄木雖有高下無
宮角木聲犁然當人心姦民之風殆可學淵明無絃
非無意白髮秋來自少樂得公新詩濯我愁因問揚
子更借不我欲醉聽江城樓

燈花

火中有芝殊幹連葉頃刻三秀爛其燁燁孰為而生
孰為而榮既富且壽君子正之

送張六太尉新安

新安好江水想復似桐廬吏隱應相稱官卑還自如
洛塵趨走裏周俗戰爭餘會自求知已頻飛一鷄書

晚涼

楚山何處雨天氣晚來涼返照原野靜清風松桂香
高樓半雲霧遠水入滄浪幽意驚飛動真憑酒散狂

觀魚臺

落日含古意高臺多遠心魚龍潛凍水蟋蟀有哀音
江漢南浮遠關山北望深張衡四愁意歷歷起登臨

重傷胡二

前寄詩與因甫至而因甫卒使者不
能以予詩送其家遂復持回予甚恨
之作此詩生也書云因甫死
後其妻生一女故末句及之

今日寢門側涕流弔不堪伊人竟長逝回使返空函

如覺知音絕深懷挂劍慙仍聞身後事生女不生男
芷亭

籍甚離騷後芬芬楚澤濱移根煩老圃此興得佳人
秀色誰與玩清香不自珍吾廬故可愛况及物華春

周節推移曹州此君凡換五幕府

殊履幕中容棲棲亦倦遊勞哥一長缺曆聘五諸侯
捧檄為親喜問津輕旅愁誰憐在陳士無友豈悲秋
和永叔禁中對月

珠宮銀闕閔金鑿獨得清輝盡夕看冷奪雪霜深刺
骨瑩分毫髮凜衝冠通中夢覺爐香斷方底封餘玉
滴乾佳句密傳天上景世人空仰白雲端

自入北界虜人候迓供帳每進益恭少嘗至契
丹者皆云異他日示陳副使希元

和親雖復用諸儒聖德由來壯服胡天子今成大父
行匈奴自號兒單于女真守燎羯圍馬渤海西道奚
前驅塞外始知漢使貴留犁澆酒直區區

丙申閏月領揚州與京師諸公別戊戌十一月
受詔還閣首尾僅三年尔然原叔伯庸隱甫子
奇公南清卿之翰昌言八人者皆已徂謝感之
愴然作七言寄滑州正臣密學給諫

冠蓋如雲笑別時亦知陳迹易傷悲歸來未似鐘山
醉零落多于鄴下詩人事可憐車過隙秋風几許鬢
成絲何須更聽山陽笛欲近西州淚自垂

汾州有唐大曆中崇徽公主嫁回鶻時手迹在

石壁上李山甫作七言詩并刻之子華永叔內

翰皆繼其韻亦同賦

本僕固懷恩女託名
帝子與解憂事同

錦車西去水東流漢節何年送解憂獨上青山自惆
悵強歌黃鵠少淹留遺踪不逐哀笳斷麗句空增壯
渚愁君念平城三十萬謀臣竒計已堪羞

集禧齋宮雨後

雨餘風露似新秋燈燭愔愔十二樓高枕江湖時獨
往卷簾河漢正西流人間浪逐顛冥客物外初知汗
漫游拂露却趨青閣路蓬萊回顧五雲浮

是日事畢
仍赴早朝

聽女奴彈胡琴

女奴能為馬上曲一彈一彈復一彈我醉已眠都不
曉半天落月微霜寒

正月初九日杜城集

雪霽春容滿舊都尋春寫鞞杜城隅冰消流水相縈
帶日出南山半有無往事廢興悲故老扁舟泐泐想
江湖路人應笑山公醉此興由來屬我徒

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禮之意推親親以及尊尊其義一也某氏柔順之稟
慈惠之教施於其躬爰及後嗣夫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而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戡之世嫡念德不忘能承
其祚蓋有自然之符宜循舊典率義之等以隆小君
象服之報申告其弟尚克顧享

父某贈太子少師

朕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夫立身揚
名以顯父母士之難者也又况積德累功致位二府
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者乎不有異教安迪彝教秉哲

自若挺材傑出資可以濟世而位不足澤可以被物而勢不急者有識之士所以興歎夫極蘊而發雖遠必效戡也濟美繼志登翊王度豈非道德之符哉蓋古之論譔先烈致孝享者有鼎彝之命而無爵服之賜朕甚薄之故發喚號躋于上孤使戡為裸裎室道揚挾祝尚日其亡如存有尔申其志焉尔

治戎上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鈎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而况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王者則固無敗云耳夫王者既以處大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地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

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
養畢入府廩以為貢賦是其富且無敵也自生齒以
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
衆者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
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
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
據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
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
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至寡則寡不
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
勝之勢也據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
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
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一
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
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
墜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
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
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
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也隱言敵者非諱
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者非不耻也自吾有以取之

也然夫大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倡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中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人中國者矣狄之衛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冠適不幸而不勝春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尔其名猶遠之况其實乎其言猶惡之况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而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其素修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其不素脩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兵甲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

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為也謹吾身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淫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愉惰居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藜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日公追戎於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為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唯姜戎達于經僖三十年非姜戎矣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者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貫也

治戎下

中國之于夷狄言勝而不言戰是何也凡以威服之也中國之於中國則有戰中國者禮讓之所出仁義之所治道德之所懷也是雖有鬥爭不過以其禮責無禮以其義責無義以其道責無道非有利其貨之心非有病其民之意是故結日而後陣成列而後出不以詐取勝不以幸圖功不以威立名此中國之師王霸之治也彼夷狄者不然其來為寇非能以禮讓仁義道德相率屬者也直將剽人民以盈其暴培府庫以足其欲斬樹木以逞其害殘百物以快其怒而已矣譬若虎豹之搏長蛇之噬螟蟻之集也有國者時其至而慮其害苟可以扞之毋待於信苟可以絕之毋待於仁曰除患而已矣効立而已矣是故言勝而不言戰者其義猶曰貴於勝不貴於戰也云耳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夷狄之患侵罰之變多矣未嘗有得言戰非無其事而不言蓋雖有其事而不書言焉且以謂戰之道以待中國勝之術以待夷狄中國不戰則譏之夷狄雖不戰不譏也其不戰譏乃所以不言戰也此其指也齊人伐山戎公羊以謂操之已蹙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穀梁以謂惡重創

是皆不然是皆延寇而揖之以為讓僵尸而哀之以為仁者也非春秋之治戎所以言勝而不言戰之意也問者曰聖人之仁無所不愛聖人之信無所不孚聖人之禮無所不教今獨謂夷狄則外之惡之絕之何也曰不外則不能全吾仁不惡則不能全吾信不絕則不能全吾禮也聖人不貪於服遠以為名不恤於喪遠以為羞是故德澤不加則正朔不及也正朔不及則德澤不加也一之於鳥獸不以鳥獸役人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明其文而申之曰狄來來者來朝朝不足以榮其不朝不足以辱亡者也此之謂也故不明春秋之義明於自治者不足以治戎明於治戎者務禦而不務勝而不在禦戰以春秋勝以春秋道也

雜說六篇

今日之俗不矜節義而皆安富貴尚文章文章濟理者寡為名者眾有以異於清淡風流乎此將來之救也王太狼抗不臣擁強兵據上流專制生殺故朝廷政事小大咨而行後形勢至此安得不能然以上太嫌士大夫猶有出死竭力以報國衛主者所以社稷復存也誠使各自顧望畏避尚何不滅之有為國者

能無失其勢柄則庶幾矣

下陵上遠間近賤圖貴小加大勢一尔去猶川決墻壞不得中止也

城狐社鼠人所不欲去者尊神社也而狐鼠遂能使城不為城社不為社亦安得不思所以除之哉

人不能欺君也於交朋友何有不難賣友也于鄉黨何有

治亂有時窮達有命而矣不肖在人賢者安於義而已矣不就利不違害也